

天津工人文藝創作選集

汽笛的聲音

滕鴻濤 著



天津通俗出版社

祖國鼓舞着我前進（代序）

我十七歲的時候，就在京山鐵路一個小車站上當長工，担当掛號燈工作。每天要爬上十多根幾丈高的信號柱子上摘掛燈，狂風颳起來，我週身都發抖，寒涼浸透了我的全身。我對這不熟悉的危險工作，感到恐懼和厭煩。實在難爬的柱子，老工友們替幹一次，這也不是常事呀！我時常在漆黑的下房裏暗地流眼淚。那個冷酷的社會，使我清楚的認識到這一點：「打算吃飯，就得這樣幹下去。」我也看到別的工友，他們也是在辛酸和痛苦中工作着。我們私下在一起，也時常談論着：似乎應該有這麼一個時代，讓我們吃喝穿戴都不發愁，大夥都高高興興地幹着活，讓我們的媽媽、老婆和孩子，不再為我們担心。我還希望能給我一個機會再上幾年學。有的老工友說：「俄國」已經這樣了。「俄國」為什麼能夠這樣呢？誰也答不上來了。今天我還清楚地記得，當幾個老工友們談到這件事時，那皺紋重重的臉上的嚮往的神色。我們那時是多麼渴望著有一個屬於人民自己的時代呀！

我在那個小車站上，時常偷偷的看一些書，日子多了，我也懂得了一點道理，覺得自己的心路比過去開闊點。但這件事使得那個年老的站長不滿意，他發現我看書，就要支我

去幹一些活，不是擦燈，就是掃站台。他有時鄙夷地說：「一個掛燈的，看那家子書，把燈擦亮點不好嗎！」我忍下了這口氣，在夜靜無人時的煤油燈底下去看。我時常想：「寫文章作書的，都是些什麼人呢？他們告訴了我不少的事情，我也有一肚子話，要有人給寫出來告訴大家，那多麼好呀！沒人給寫，我自己試着也行呀！」我把心裏的話講了一個老職員，他帶上了老花眼鏡，端詳了我一會說：「小小年紀，怎麼淨有這些怪想頭呢？你還能寫文章呀？這不是胡鬧嗎！把你知道的事寫出來，給誰看呢？誰願意看你這些掛燈、扳道、調車的事呢？」我聽了再沒說什麼。可是，我這個想法一直存在心裏。有時同工友們談起，老工友說：「真是孩子呀！咱們是不能入書的，文章上、書上哪有咱們的事呀！」

解放後，以前我想念的，希望的，渴求的東西都實現了。一見到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的新中國，昨天的幻想今天都變成事實。多麼快樂呀！在這個偉大的時代裏，我深深地感到環境在我四週的事物都在起着強烈的變化；我與週圍的工友在舊社會裏都經過苦難的一段，我們又一起渡進幸福的新社會來，他們的思想和感情的變化，我是深深體會到的。他們那種興奮快樂的心情，我是可以感覺到的。因為我也是其中的一個呀！

新的事蹟和新的人物在我週圍湧現出來了。許多人今天還是一個平凡的工人，由於一件新的創造，明天就成為羣衆所歌頌的英雄和模範。我感到今天要寫出的，要比過去想的多得多；以前我想要寫的只是一些工友們的憤怒和痛苦，今天增加了對新社會無限的歡樂

和歌頌。叫誰寫呢？我知道得清楚，我知道得深刻，由我自己動手吧！——這就是我學習寫作的動機。

從一九五〇年七、八月開始，截到眼下，我發表的習作，已有四十三萬五千五百字，二百二十三篇。誰說工人不能寫文章、寫工人的事沒有人看呢！今天的工人成為國家領導階級，全國人民以歡欣和學習的心情閱讀着工人生產和生活的故事。

我怎麼學習着寫出了一些東西呢？

首先就是在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下我們的祖國是那麼可愛。在親愛的媽媽——祖國的懷抱裏，我備受愛護和撫養，使我感到無比的溫暖。環繞在我週圍的一人一物、一草一樹，今天也都那樣的可愛；這是我永遠也不能寫完的源泉。我在學習寫作中，由於不斷地留意和關心，我深刻體會到：我四週接觸到的工友、隣居、孩子，他們每時每刻都在成長着，新的人物和新鮮的事情隨時隨地都會湧現出來——一個向來也沒有離開家的工人，當祖國興建鐵路時，他頭一個報名，走向了光榮崗位；一個不言不語的老板道員，平日也沒有注意到他，當安全生產運動月開展後，才發現他已經四年多沒有發生任何事故；過去見了陌生人說話都要臉紅的家庭婦女，今天當了居民委員會主任，又當選上人民代表，不知疲勞的為千萬人服務着。——這樣的事情是說不完的。一個飽受舊社會風霜的人，一旦生活在這樣美麗的時代，能無動於衷嗎？當學習寫作時，能說沒有可寫的嗎？這就是我要常常寫出我心

裏話的原因。我知道，寫出的事情會得到和我有一樣遭遇、一樣想法的工人兄弟們共鳴的。

我感到黨的偉大，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，而是由我四年來學習寫作的實踐中深刻體會到的。當我剛開始學習寫作時，黨的宣傳部門就及時教育我，使我知道文藝創作是黨的宣傳工作的一部分，提高了我的認識，端正了我的寫作態度，使我嚴肅地對待這一新的工作。在剛一學習寫作時，我的政治水平和理論水平是很低的，在黨的教導下，我知道了寫一篇東西要考慮它的政策性和思想性。我沒有放鬆自己的學習，一直在督促自己抓時間寫作，注意生活，這就是我四年來寫作出來一些東西的原因。黨不斷地培養我，當我能夠寫出一些東西時，黨又在宣傳大會上表揚我，叫我向廣大職工工作與型報告，我給黨給人民只作了有限一點工作，而黨和人民給予我的榮譽大大超過了我的勞動。我該怎樣回答黨和人民呢？只有更多更好地為工人兄弟寫出他們愛好的東西來。

記得有一次我寫的散文「汽笛的聲音」和小說「皮猴」得到我們鐵道部部长表揚時，我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年老的媽媽，她感慨的說：「哎喲！你打舊社會時就愛看個書、寫個字的，那時的站長經常因為你這個找你的錯，到了這年頭，部長都表揚你啦！你要好好的作呀！」媽媽的話說得是深切的，這是多麼鮮明的對比呀！

目錄

祖國鼓舞着我前進（代序）

＊

汽笛的聲音……………（一）

這是咱們大家的事……………（四）

在大雨中……………（七）

雨鞋的故事……………（一〇）

攔車……………（一三）

早來了半點鐘……………（一六）

送牛奶的人……………（二〇）

＊

「李錫奎調車法」的勝利……………（二四）

在前進的道路上……………（四〇）

于老善……………(五三)

走在前面的人……………(六二)

狄長清……………(七一)

汽笛的發音

際了。在別人都酣睡的時候，調車員調手持着信號燈，腳登在機車上，全副的精神氣力都貫注在前方的線路上和轉轍器的標誌燈顏色上。負責解結車輛、編組列車職責的幾個連結員，也一定跑前跑後、一會爬到車頂上擰閘把，一會鑽到車底下拿風管。屋裏頭，計劃、信號工作的哥幾個，還不是一面流着汗，躲着蚊子，一面忙碌着？……想到這兒，便有點躺不住了，以後聽到一列一列的機車都開出站，清靜一會了，才沉下了氣睡去。

有一天，大概是貧點涼，一個勁的拉稀，當着班便跑了十來回肚。一班的工友們都勸我到醫院看看，歇兩天。却不過天夥的熱情，兩腿也實在軟的站不起來，便照辦了，請了兩班假。

這次夜班，老鄭替我調車，正趕上鬧天氣，傍晚下着淅瀝的小雨；入夜後，雨大起來，由屋簷上流下的雨水，像小瀑布；院裏幾株新開花的茉莉，也禁受不了這大的雨，開始傾倒了。

大雨中，又傳來汽笛聲。

我想，老鄭他們一定在急雨中工作着，不會因為雨而使列車延誤一分鐘。在機車前面，在車輛頂上，雖然被雨激打得渾身濕透，滴滴的滴水，兩眼睜不開；他們也一定挺起胸來，打起精神，努力睜大了眼，注視着線路上的一切，保障作業安全。信號燈澆滅了，再去點着；人滑倒了，再爬起來。他們心中只有一個信念——叫列車正點開出。

我感到難過，因為我請假而使一班人增加負擔。老鄭替我調車，也許不大熟悉，在大雨中是會加重他的困難的。二十六號轉轍器的標誌燈，由於線路關係離道軌近一些，他是不是知道？趕上燈滅了，對一個不熟悉的人，會增加許多麻煩；因為它常常碰掉你正在伸出去搖動的手燈。

趕到火車笛聲一時不鳴了，我想他們總可以避避雨，休息一刻了。同時又想到：他們一定脫光了膀子，擰乾濕透了的衣服；再工作出去，便只好光着上身穿雨衣了。這滋味，我是嘗受過的。可是今天呢，我舒服的躺在床上，我不能和我朝夕相共的工友們一塊挨雨淋了，我感到一陣慚愧。想爬起來，可是那兩條腿，軟糊糊地，又不替你爭氣，嘆了口氣又躺下去。

第二天，天剛一亮，覺得精神好一些；我便抱着一包乾衣服，給他們送去了。

汽笛的聲音，更增加了我對自己工作場所的親切和熱愛。住在離站不遠的工友們，在聽到汽笛聲音時，我想，他們的感覺和我決不會有什麼兩樣。

這是咱們大家的事

一位農墾局的同志，忽忽地跑進貨場子裏來，他要託運十箱子農業用的殺蟲藥粉，到京津段上一個小車站去。負責承運的同志告訴他：這兩天京津段沒有沿途零擔貨車，不能收貨。他登時汗珠子便落下來了，焦急地說：

「這可要麻煩，那個車站附近的一個國營農場，發現了蝗蟲的幼蟲，要是一半天再不將殺蟲粉運去，蝗蟲就要生長成災！這一下子好幾百頃農田的莊稼……」

還沒有等他說完，貨場子裏別的工友們也着起急來，都紛紛地議論：

「好幾百頃莊稼，這可不是一件小事！」

「這兩天沒有沿途零擔車，承運下來也是裝不出，運不到，這可怎麼辦！」

貨物工老馬忽然想起一個辦法來，他說：

「同志！乾脆你到行李房託運，按包裹運送，走旅客列車吧！」

「對！現在託運，當天便可以運到了，不至於耽誤事！」

農墾局的同志沉吟了一刻說：

「按包裹託運走客車，快倒是快，就是一樣，運費可高好幾倍，上級指定叫走零磨，回去不好報帳……」

老馬攔着他的話說：

「同志！你先沉住氣，我到行李房給你打聽打聽，到底得多少錢。」

說着，老馬便跑出去，過了一刻回來說：「我打聽來了。」接着便將按包裹託運的運費告訴了農墾局的同志。那個同志聽了說：

「怎麼樣，我說的得高幾倍吧！回去怕不好報帳。」

「什麼好報帳不好報帳的！」老馬說着話有點發急，「同志！你得往大處想想，這可是關係好幾百頃農田的事，多花一點運費不算一回事，我想，把這情況報告你們上級，他一定不會說什麼。」他又看了看錶說：

「快去辦手續吧！等一會便有一趟去北京的客車，當天運到了，就可以趕早用藥粉除掉害蟲，保護莊稼要緊！」

「同志，快點去辦手續吧！再晚點趕不上這趟車，蝗蟲就又長大了些。」別的工友們也催促着說。

「諸位同志的意見都很好，可是我帶的錢不夠啊！還差幾萬元……」農墾局的同志吞吐地說。

「沒關係！」老馬一手攬過去說：「我剛發工資，缺幾萬塊錢還墊的起！同志，趕快拉貨上行李房，咱們一齊去！」

「老馬！錢不夠我這裏還有……」別的工友們也紛紛地掏錢。

「同志，不能叫你們墊錢哪！」農墾局的同志說。

「快走吧！現在不是你一個人的事了，也不是你們一個農墾局的事了，這是我們整個國家財富的事。若真叫蝗蟲把莊稼吃掉了，大夥都有責任；墊幾萬塊錢是一件小事，多晚你路過這裏不會還我嗎！」

老馬說着話，一把將農墾局的同志拉着跑向行李房去了。

老馬親手將託運手續辦完了，將領取票交到農墾局的同志手裏，又親眼看到十箱殺蟲藥粉裝上了客車，這才吁出一口氣，回到貨場子來。

在大雨中

愛國主義紅旗競賽正在熱烈地開展着。車站貨運車間的工友們爲了提前完成上級給的裝車任務，便大量的收進貨物來。通向貨場的那條馬路上，拉貨的汽車、馬車、三輪車每日總是川流不息地排成長長的一行。這使工友們幹起來更覺興奮，愉快的勞動使他們忘記了揮汗如雨的天氣。

這天，貨收的比往日更多些，外勤的工友們一接班便喊：

「今天呀！裝車任務算不成問題了，要是車皮富裕呀，還能多裝個十輛八輛的。」

上午，天氣還是挺晴朗的，蔚藍的天空連一絲烏雲也沒有。等到十二點，一部分當日勤的工友去吃午飯，剛走一會兒，黑雲卻佈滿天空，過了幾分鐘，傾盆的大雨降落下來。

工友們對天氣突然的變化，感到真有些措手不及。留在貨場的一部分工友、裝卸工，全體動員起來，扛起篷布遮蓋露天存積的貨物。大家一邊冒雨幹着，一邊喊：

「同志們，幹呀！咱們不叫一件貨物受到雨濕。」

「對！哥幾個加油呀！保護好咱們的財產。」

過了一刻，出去吃飯的工友們也都起回來了。有的在食堂裏剛吃完一半，就把剩下的幾個饅首掖在口袋裡，有的剛將飯票買到手還沒等取飯，見到下雨，便不顧一切飛奔地跑來，一齊動手蓋篷布。他們看到有一件貨物遮蓋得不嚴，也要鑽進篷布裏，將它移在不受雨淋的地方。雨打透每個工友的衣服，背心、褲衩都淋得貼在身上，頭髮浸透了雨水，一縷縷地搭在臉上，往下滴水。但他們不顧這些，他們想到的，只是設法將貨物保護的不受絲毫損失。

經過了工友的一陣忙乎，全場存積的貨物都蓋上了篷布，只剩下在大雨中剛搶卸完的一車貨物，却無處找篷布了；有幾塊蓋磅秤的小篷布，拚湊在一起也不夠大，把工友們急的了不得。他們看到雨點打在貨物上，像是小刀子在割自己的心，恨不得自己爬在貨物上擋雨。

正在着急的時候，內勤工友們頂着大雨給外勤工友們送雨衣來了。外勤工友們將雨衣接到手中，剛要穿上，一個工友說：「有辦法了，把幾十身雨衣都放在貨物上擋雨吧！咱們挨點淋，就挨點淋吧！」

「這辦法可太妙了！」工友們都熱烈的響應着，紛紛的將穿在身上的雨衣脫下，一件挨着一件地蓋在貨物上，登時把一堆貨物遮蓋的風雨不透，安安穩穩的藏在雨衣底下，外面又蓋上幾塊小篷布，工友們才放心地走開。

工友們回到外勤室中，光着膀子，雙手擰着衣服上的雨水，大雨只能打在篷布上，流到地上。一堆堆的貨物都披上了篷布，工友們身上雖然涼，心裏却熱，他們興奮得唱起歌來了。

雨鞋的故事

在往年，每逢到夏天，家裏便多出一樣愁人的事來，那便是趕上雨天，一家人都沒有雨鞋。

隣近我家住的那條馬路，一起上下雨，非常泥濘；胡同裏又沒有洩水的地方，汪着一片水，得好幾天才滲下去乾了道。每遇到這時節，上工的、上學的、上街買菜的，因為沒有膠皮鞋，只好穿着舊鞋趟水。有時碰到連雨天，每人僅有的兩、三雙舊鞋都趟得濕透了，天再不晴，只得穿着濕淋淋的鞋上工去，上學去。到晚上脫下鞋來，腳都泡白了；打算買雙雨鞋吧，收入的太少了，只好湊合一夏天吧！

今年叔叔、妹妹的待遇都提高了，弟弟又參加了生產，生活可比過去富裕多了。在春天裏，便在家庭會議上作了一個決定；節約出一筆錢，每個人都添置一雙膠皮雨鞋。

買鞋的錢剛積蓄了一半，胡同外的那條馬路已經修好了，塗着柏油，光亮亮的，看着那麼爽眼。胡同裏也添設了下水溝，不但下雨時存不住水，連過去沒處倒髒水的困難都解決了。